

簞
曝
雜
記

身
丑
新
正



唐曝雜記卷一

陽湖趙翼

雲崧

軍機處

軍機處本內閣之分局。國初承前明陽制機務出納

悉關內閣其軍事付議政王大臣議奏康熙中諭旨

或有令南書房翰林撰擬是時南書房最爲親切地如

唐翰林學士掌內制也雍正年間周兵西北兩路以內

閣在太和門外傑直者多慮漏泄事機始設軍需房於

降宗門內選內閣中書之謹密者入直繕寫後各軍機

處地近宮庭便於宣召爲軍機大臣者皆親臣重臣於

是承旨出政皆在於此矣直廬初僅板屋數間

今上特命改建瓦屋然擬 旨猶軍機大臣之事先是

世宗憲皇帝時皆桐城張文和公廷玉爲之

今上初年文和以汪文端公由敦長於文學特薦入以

代其勞乾隆十三年間金用兵皆文端筆也 國

書則有舒文襄赫德及大司馬班公第蒙古文則有理

藩院納公延泰皆任屬草之役迨傅文忠公恆領揆房

滿司員欲藉爲見才營進地文忠始稍假之其始不過

短幅片紙後則無一非司員所擬矣文端見滿司員如

此而漢文猶必自己出嫌於攬持乃亦聽司員代擬相

沿日久遂爲軍機司員之專職雖

上亦知司員所爲其司員亦不必皆由內閣人凡部院

之能事者皆得進焉而員數且數倍於昔此軍機前後不同之故事也

按出納詔命魏以來皆屬中書故六朝時中書令極貴必以重臣爲之而中書令官尊不常親奏事多令中書舍人入奏於是中書舍人亦最爲權要地唐初猶然高宗時始分其職於北門學士元宗時又移於翰林學士於是中書門下之權稍輕迨唐中葉以後宦者操國柄設爲樞密使之職生殺予奪皆由此出而學士及中書俱承其下流是以樞密一官極爲權要昭宗時大誅宦官宮中無復奄寺始命蔣元暉爲之此樞密移於朝臣之始地居要津人所競羨故宣

徽使孔循欲得其處輒譖元暉於朱全忠而殺之朱
梁改爲崇政院以敬翔爲使後唐復名樞密以郭崇
韜爲使明宗時安重誨爲使晉高祖以樞密使劉處
尙不稱職乃廢此職歸其印於中書而樞密院學士
亦廢出帝時桑維翰復之再爲樞密使周世宗時王
朴爲之是五代時之樞密院卽六朝之中書其於唐
則國初之中書中葉之學士末季之樞密合而爲一
者也至宋金則樞密使專掌兵事與宰相分職當時
謂之兩府而他機務不與焉元時軍國事皆歸中書
省明太祖誅胡惟庸後廢中書省不設令之部各奏
事由是事權盡歸宸斷然一目萬機登記撰錄不是

不設官掌其事故永樂中遂有內閣之設批答本意
撰擬諭旨漸復中書省之舊其後天子與閣臣不常
見有所諭則命內監先寫事日付閣撰文於是宮內
有所謂秉筆太監者其權遂在內閣之上與唐之樞
密院無異矣 本朝則宦寺不得與政

世祖章皇帝親政之初卽日至票本房使大學士在

御前票擬康熙中雖有南書房擬 旨之例而機事

仍屬內閣雍正以來本章歸內閣機務及用兵皆軍

機大臣承 旨

天子無日不與大臣相見無論宦寺不得參卽承 旨

諸大臣亦祇供傳述繕撰而不能稍有贊畫於其間

也按五代宋金樞密院皆有學士供草制今軍機司員亦猶是時之樞密院學士

廷寄

軍機處有

廷寄

諭旨凡機事慮漏泄不便發抄者

則軍機大臣面承後撰擬進呈發出卽封入紙函用辦理軍機處銀印鈐之交兵部加封發驛馳遞其遞速皆由軍機司員判明於函外曰馬上飛遞者不過日行三百里有緊急則另判日行里數或四五百里或六百里并有六百里加快者卽此一事已爲前代所未有機事必須發而後由部行文則已傳播人口且驛遞遲緩探事者可僱捷足先驛遞而到自有廷寄之例始密且速矣此例自雍正年間始其格式乃張文和所奏定也

軍機印存 大內需用則請出用畢卽繳進自用兵以
來軍報旁午日或數起難於屢請屢繳故每請印出則
鈐就封函數百以便隨時取用而封函無專員收掌不
免狼籍遺失宜專派一員登記月日數目庶更爲慎重
軍機大臣同進見

軍機大臣同進見自傅文忠公始

上初年惟訥公親一人承 旨訥公能強記而不甚通

文義每傳一 旨令汪文端撰擬訥公惟恐不得當輒
令再撰有屢易而仍用初稿者一稿甫定又傳一 旨
改易亦如之文端頗苦之然不敢較也時傅文忠在旁
竊不平迨平金川歸首揆席則自陳不能多識恐有遺

忘乞令軍機諸大臣同進見於是遂爲例諸臣既感和
哀之雅而文忠實亦稍釋獨記之勞然

上眷倚有加每日晚膳後閱內閣本章畢有所商確又

獨召文忠進見時謂之晚面云

軍機不與外臣交接

往時軍機大臣罕有與督撫外吏相接者前輩嘗言張

文和公在雍止年間最承

寵眷然門無竿牘餽禮有價值百金者輒卻之訥公親

當

今上初年亦最蒙眷遇然其人雖苛刻而門庭峻絕

無有能干以私者余入軍機已不及見二公時傳文忠

爲首揆頗和易近情矣然外吏莫能登其門督撫皆平
交不恃爲奧援也余在汪文端第凡書牘多爲作答見
湖撫陳又恭件函不過獐錦二端閩撫潘敏惠公同年
也餽節亦不過葛紗而已至軍機司員更莫有過而問
者閩督楊某被劾入京人各送幣毳數事值三十餘金
顧北墅雲八直詫爲異事謂生平未嘗見此重餽也王
漱田曰杏所識外吏稍多扈從

南巡途次間有贈遺歸裝剩白金過端午節充然有餘
輒沾沾誇於同列是時風氣如此

軍機非特不與外吏接也卽在京部院官亦少往還
余初入時見前輩馬少京兆環嘗正襟危坐有部院

官立階前輒拒之曰此機密地非公等所宜至也同
一直中有與部院官交語者更面斥不少假被斥者不
敢置一詞云

軍機撰擬之速

軍機撰述諭旨向例撰定後於次日進呈自西陲用
兵軍報至輒遞人所述旨亦隨撰隨進或巡幸在
途馬上降旨傳文忠面奉後使軍機司員歇馬撰繕
馳至頓宿之行營進奏原不爲遲也然此營至彼營
七八十里必半日方到而兩營之間尙有一尖營以備
聖駕中途小憩者國語謂之烏墩司員欲誇捷遂倉
猝繕就急飛馳至烏墩進奏名曰趕烏墩斯固敏速集

事然限於晷刻究不能曲盡事理每煩御筆改定云

軍機直舍

余直軍機時直舍卽在軍機大臣直廬之西僅屋一間半又逼近隆宗問之牆故窄且暗後遷於對面北向之屋五間與滿洲司員同直則余已改官不復入直矣扈從木蘭時戎帳中無几案率伏地起草或以奏事黃匣作書案而懸腕書之夜無燈檠惟以鐵絲燈籠作座置燈盤其上映以作字偶縈拂輒蠟淚汚滿身非特戎帳中爲然木蘭外有行宮處直房亦如此惟多一木榻耳余歸田後歲庚子

上南巡余恭迎於宿遷見行宮之軍機房明牕淨几

華裯繡琰當筆者倚隱囊欹而坐頗顧盼自雄余不覺
爽然失也

聖躬勤政

上每晨起必以卯刻長夏時天已向明至冬月纔五更
盡也時同直軍機者十餘人每夕留一人宿直舍又恐
話朝猝有事非一人所了則每日輪一人早入相助謂
之早班率以五鼓入平時不知日之昏不覺入而矣
聖躬起居自十二月二十四日以後
上自寢宮出每過一門必鳴爆竹一聲余輩在直舍遙
聞爆竹聲自遠漸近則知

聖駕已至乾清宮計是時尙須燃燭寸許始天明也

余輩十餘人閱五六日輪一早班已覺勞苦孰知

上日日如此然此猶尋常無事時耳當西陲用兵有軍報至雖夜半亦必

親覽趣召軍機大臣指示機宜動千百言余時撰擬自起草至作楷進呈或需一二時

上猶披衣待也

聖學一

上聖學高深才思敏贍爲古今所未有

御製詩文如神隴行空瞬息萬里平伊犁所撰告成太學碑文屬草不過五刻成數千言讀者想見

神動天隨光景真天下之奇作也尋常碑記之類亦有

命汪文端具草者文端以屬余余悉意結構既成文端
又斟酌盡善及進呈

御筆刪改往往有十數語只用一二語易之轉覺爽勁
者非親見斧削之迹不知

聖學之真不可及也

聖學二

上每晨起卽進膳膳後閱部院所奏事及各督撫摺子
畢以次召見諸大臣或一人獨見或數人同見日必四
五起最後見軍機大臣指示機務訖有銓選之文武官
則吏兵二部各以其員引見見畢日加已皆燕閒時矣
或作書或作畫而詩尤爲常課日必數首皆用 硃筆

作草令內監持出付軍機大臣之有文學者用摺紙片書之謂之詩片遇有引用故事而御筆令註之者則諸大臣歸遍繙書籍或數日始得有終不得者

上亦弗怪也余扈從木蘭時讀御製雨獵詩有著製二字一時不知所出後始悟左傳齊陳成子帥師救鄭篇衣製校戈註云製雨衣也又用兵時諭旨有硃筆增出理根首進四字亦不解所謂後偶閱後漢書馬融傳中始得之謂決計進兵也

聖學淵博如此豈文學諸臣所能仰副萬一哉余直軍機時見詩片乃汪文端劉文正所書其後劉文定繼之由詩片鈔入詩本則內監之職迨于文襄供奉并詩本

亦手自繕寫矣

御製詩每歲成一木高寸許

聖射

上最善射每夏日引見武官畢即在宮門外較射秋出塞亦如之射以三番為率番必三矢每發輒中圓的九矢率中六七此余所常見者己巳歲十月偶在大西門前射九矢九中錢東麓汝誠嘆為異事作

聖射記進呈不知

聖藝優嫺每射皆如此不足為異也

皇子讀書

本朝家法之嚴即皇子讀書一事已迥絕千古余丙直時屆早班之期率以五鼓入時部院百官未有至者

惟內府蘇喇數人

謂間散白身人在內府供役者

往來黑暗中殘睡未醒時

復倚杜假寐然已隱隱望見有白紗燈一點入隆宗間

則皇子進書房也吾輩窮措大專恃讀書爲衣食者

尙不能早起而天家金玉之體乃日日如是既入書

房作詩文每日皆有程課未刻畢則又有滿洲師傳教

國書習國語及騎射等事薄暮始休然則文學安得

不深武事安得不嫻熟宐乎皇子孫不惟詩文書畫

無一不擅其妙而上下千古成敗聖亂已了然於胸中

以之臨政復何事不辦因憶昔人所謂生於深宮之中

長於阿保之手如前朝宮庭間逸惰尤甚皇子十餘歲

始請出閣不過官僚訓講片刻其餘皆婦寺與居復安

望其明道理燭事機哉然則我朝諭教之法豈惟歷

代所無即三代以上亦所不及矣

皇子善射

一日至張三營行宮

土坐輒射皇子皇孫以次射皇次孫綿一方八

歲亦以小弓箭一發中的再發再中

上大喜諭令再中一矢賞黃馬褂果又中一矢輒收

弓矢跪於前

工若為弗解其意者問何欲仍跪而不言

十文趣以黃馬褂衣之倉卒間不得小褂則以大者

裹之抱而去童年嫻射已是異事而此種機警在

至尊前自然流露非有人教之信天畀也

慶典

皇太后壽辰在十一月二十五日乾隆十六年屈六
十慈壽中外臣僚紛集京師舉行大慶自西華門至西
直門外之高梁橋十餘里中各有分地張設燈綵結柳
楊閣五街本廣潤雨旁遂不見市塵錦繡山河金銀宮
闕剪經爲花鋪錦爲屋九華之燈七寶之座丹碧相映
不可名狀每數十步間一戲臺南腔北調甯四方之樂
振童妙伎歌扇舞衫後部未歇前部已迎左顧方驚右
盼復眩遊者如入蓬萊仙島在瓊樓玉宇中聽霓裳曲
觀羽衣舞也其景物之工亦有巧於點綴而不甚費者

或以色組爲山其形楊后爲及濤紋甚至一蟠桃大數
間屋此皆粗略不后道至如廣東所構翡翠亭廣二三
丈全以孔雀尾作屋瓦一亭不啻萬眼楚省之黃鶴樓
重簷二層牆壁皆用玳瑁高七八尺者浙省出湖鏡則
爲廣榭中以大圓鏡嵌藻井之上四旁則小鏡數萬鱗
砌成牆人一入其中卽一身化千百億身如左慈之無
處不在真天下之奇觀也時街衢惟聽婦女乘輿士民
則騎而過否則步行繡轂雕鞍填溢終日余凡兩遊焉
此等勝會千百年不可一遇而余得親身見之豈非厚
幸哉京師長至月已多風雪寒侵肌骨而是年自初十
日至二十五日無一陣風無一絲雨晴和暄暖如春三

月光景謂非天心協應助此慶會乎二十四日
皇太后鑾輿自郊園進城
上親騎而導金根所過纖塵不與文武千官以至大臣
命婦京師士女簪纓冠帔跪伏滿途
皇太后見景色鉅麗殊嫌繁費甫入宮卽命撤去以是
辛巳歲
皇太后七十萬壽儀物稍減後
皇太后八十萬壽
皇上八十萬壽聞京師鉅典繁盛均不減辛未而余已
出京不及見矣

大戲

內府戲班子弟最多袍笏甲冑及諸裝具皆世所未有
余嘗於熱河行宮見之

上秋獮至熱河蒙古諸王皆覲中秋前二日爲萬壽
聖節是以月之六日卽演大戲至十五日止所演戲率
用西遊記封神傳等小說中神仙鬼怪之類取其荒幻
不經無所觸忌且可憑空點綴排引多人離奇變詭作
大觀也戲臺濶九筵凡三層所扮妖魅有自上而下者
自下突出者甚至兩廂墜亦作化人居而跨駝舞馬則
庭中亦滿焉有時所鬼馬藁面具千百無一相肖者神
仙將出先有道童十二三歲者作隊出場繼有十五六
歲十七八歲者每隊各數一人長短一律無分寸參差

舉此則其他可知也又按六十甲子扮壽星六十人後
增至一百二十人又有八仙來慶賀攜帶道童不計其
數至唐元柴僧甯首寺取經之日如冰上殿迎葉羅漢
辟支聲聞高下分九層列坐幾千人而臺仍綽有餘地

烟火

上元夕西廠舞燈放烟火最盛清晨先於圓明園官
門列烟火數十架藥線徐引燃成界畫欄杆五色每架
將完中復燒出寶塔樓閣之類并有籠鴿及喜鵲數十
在盆中乘火飛出者未申之交駕至西廠先有八旗
騙馬諸戲或一足立鞍鞞而馳者或兩足立馬背而馳
者或扳馬鞍步行而並馬馳者或兩人對面馳來各在

馬上騰身互換者或甲騰出乙在馬上戴甲於首而馳者曲盡馬上之奇日既夕則樓前舞燈者三千人列隊焉口唱太平歌各執綵燈循環進止各依其綴兆一轉旋則三千人排成一太字再轉成平字以次作萬歲字又以次合成太平萬歲字所謂太平萬歲字當中也舞罷則烟火大發其聲如雷霆火光燭半空但見千萬紅魚奮迅跳躍於雲海內極天下之奇觀矣

木蘭殺虎

上較獵木蘭如聞有虎以必得爲期初出塞過青石梁至地名兩間房者其地最多虎虎槍人例須進一二虎其職役也乾隆二十二年秋余扈從木蘭一日停圍一

上賜宴蒙古諸王方演劇而蒙古兩王相耳語

上瞥見趣問之兩王奏云適有奴子來報奴等營中白

晝有虎來搏馬是以相語

蒙古王隨馬另駐營在大營數里外

上立命止樂騎而出侍衛倉猝隨虎槍人聞之疾馳始及探得虎窩僅兩小虎在

上命一侍衛取以來方舉手小虎忽作勢侍衛稍陝榆

上立視其翎頂適有小蒙古突出攫一虎挾入左腋又

攫一虎挾入右腋

上大喜卽以所獲侍衛翎頂予之其時虎父已遠惟虎

母戀其子猶在前山回顧虎槍人盡力追之歷重巒騰

絕澗

上勒馬待至日將酉始得虎歸虎槍人被傷者三人一
最重賞孔雀翎一枝銀二百兩其二人各銀百兩虎已
死用橐駝負而歸列於幔或自頭至尻長八九尺毛已
淺紅色蹄粗至三四圍蓋虎中之最大者

跳駝撩腳雜戲

未至木蘭之前途次每到行宮

上輒坐宮門外較射射畢有跳駝布庫諸戲皆以習武
事也跳駝者牽駝高八尺以上者立於庭捷足者在駝
旁忽躍起越駝背而過到地仍直立不仆亦絕技也布
庫亦謂之撩腳本徒手相搏而專嗜腳力勝敗以仆地
為定其人皆白布短衫窄袖而領及襟幸用布七八層

密縫之使堅韌不可碎初則兩兩作勢各欲俟隙取勝
繼則互相扭結以足相掠稍一失卽拉然仆矣旣仆則
斂手退勝者跪飲一卮而去

蒙古詐馬戲

上每歲行獮非特使旗兵肄武習勞實以駕馭諸蒙古
使之畏威懷德弭首帖伏而不敢生心也

上至熱河近邊諸蒙古王公例來迎謁秋八月

萬壽節行宮演大戲十日蒙古王公皆入宴兼賜蟒緞
諸物行圍兵一千三百名皆蒙古也每行圍質明趨事

其王公侍

上左右聽指揮惟謹十餘圍後必諏日進宴

上親臨之是日設大蒙古包作止殿旁列四蒙古包以款隨駕之王公大臣奏樂多絃索極可聽又陳布庫詐馮諸戲布庫不如御前人而詐馬乃其長技也其法驅生駒之未羈勒者千百羣令善騎者持長竿竿頭有繩作圈絡突入駒隊中駒方驚而持竿者已繩繫駒首舍已馬跨駒背以絡絡之駒弗肯受輒跳躍作人立而驍騎者夾以兩足終不下須臾已絡首而駒卽帖伏矣此皆蒙古戲以供

睿賞者也歲歲如此不特上下情相浹且馴而習之於驅策之中意至深遠也又喀爾喀四大部地最遠每歲則以一部來入覲

上雖歲歲出塞而其部須四年一覲若間歲一出則其
人覲須八年矣此又馭喀爾喀之長計也

犬斃虎

虎食犬常也獨圍場中犬能斃虎其犬銳喙高足身細
而長望之如蛇之四足者侍衛逐虎不能及則嗾犬突
而前嗾必三犬虎方奔不暇回嗾一犬前嚙其後足虎
掙而脫一犬又噬其一足虎又一掙兩掙之間一犬從
後直嚙其頷而虎倒矣然大恃人爲威非有人嗾之不
敢也

鷹兔

鷹窠中往往有兔卽鷹所生也其走能與鷹之飛同捷

凡鷹見兔必逐而搏之此兔度不能避則仰而簇四足於腹俟鷹至劈而開之則鷹爲所裂矣

木蘭

木蘭在熱河東北三百餘里本蒙古地康熙中近邊諸蒙古獻出以供

聖祖秋獮今每歲行圍大約至巴顏溝卽轉而南不復北矣巴顏蒙古謂富也其地最多鹿故云山多董惟興安嶺稍有樹全湯莊爲熱河總管嘗奉旨採木於木蘭謂余云巴顏溝之北多大木伐之從羊腸河流出熱河宮殿材皆取給於此有落葉松蓋氣益寒則松葉亦落矣木蘭出蔴菇最佳每秋獮駐營後土益肥故所

產尤美俗呼銀盤蕨菇取其形似非也蓋營盤之訛爲銀盤耳地有鼠土疎而墳一鼠在土中穿突土甌高起如塚余初入木蘭見遍地皆塚疑此中無人居何得有此後在戎帳中日將暮坐禱前尺許地漸墳起詫爲異事袁愚谷謂勿怪此有鼠在其下也明早再入視則高尺許如塚矣然後知向所見皆鼠宅也野雞味最鮮初在草中爲人馬所驚輒飛起然飛只在兩山間不能越山而過力竭則撲而下入草中尙能衝十餘丈過此則以首伏叢薄不見人卽自以爲人不見矣俯而拾之尙活數十錢卽買得故可煮湯以待雞之至也凡水陸之味無有過此者土人云木蘭中多榛松子野雞食之故

肉尤美云

蒙古食酪

蒙古之俗羶肉酪漿然不能皆食肉也余在木蘭中有
蒙古兵能漢語者詢之謂食肉惟王公台吉能之我等
窮夷但逢節殺一羊而已殺羊亦必數戶迭為主割而
分之以是為一年食肉之候尋常度日但恃牛馬乳每
清晨男婦皆取乳先熬茶熟去其滓傾乳而沸之人各
啜二碗暮亦如之此蒙古人饘粥也

蒙古尊奉喇嘛

蒙古俗最重喇嘛

即僧也

非特近邊諸部落也凡喀爾喀準

噶爾及土魯番青海西藏等處無不虔奉恐後喇

嘛之首號胡士克圖猶內地所稱大和尚也尤以西藏之達賴喇嘛爲大宗謂之活佛相傳節如來後身世世輪迴者將死則自言托生處其弟子如期往奉以歸謂之瑚畢勒罕至十六歲始放參則又爲達賴喇嘛其實僞也喇嘛死弟子號諸巴者訪某家生子輒托言喇嘛後身而迎以歸幼卽教以經典至放參後有來謁者諸巴先爲述其家世令喇嘛見之一二語道著輒共驚爲前喇嘛轉世也故崇信尤甚然西藏路遠西北各部不能往參則各有胡士克圖掌佛教於國中者其王亦執禮惟謹小亦各嚴重於一方每胡士克圖出行無不膜拜道旁以金寶戴於首獻之但得其一摩頂便以爲

有福歡喜無量并不必胡土克圖也卽凡爲喇嘛者諸
番亦無不尊奉之所至讓穹廬與居宰羊馬奉酬酪夜
則妻妾子女惟所欲謂之供養惟恐不得當其俗然也
雖愚而可憫然千百年來習尙如是故國家於西北
諸部亦因其俗而加禮於胡土克圖有時竟得其用如
乾隆十五年西藏王朱爾墨特那木扎爾有異志駐藏
大臣傅清及拉布敦誘而手刃之其番衆咸挺而爲亂
達賴喇嘛出諭遂止三十一年喀爾喀部青滾雜卜斷
驛道而叛鄰部將應之其地有哲卜尊丹巴胡土克圖
休於定邊將軍之言獨不從亂遂皆戢其明驗也是以
上亦有國師號章嘉胡土克圖住京師之楠檀寺每元

旦入朝黃幟車所過爭以手帕鋪於道伺其輪壓而過
則以爲有福其車直入東華門蓋尊寵章嘉正所以帖
服外夷乃長駕遠馭之深意余嘗見章嘉顏狀殊醜劣
行步需人扶然蒙古經及中土大藏佛經皆能背誦如
瓶瀉水汪文端嘗叩一佛事輒答以某經某卷檢之果
不爽則其人亦未可淺量矣

黃教紅教

喇嘛有黃教紅教之別黃教者專以善道化人使勉忠
孝息爭競達賴喇嘛及大胡土克圖皆以此重於諸部
也洪教則有術能召風雨并咒人至死平西陲後嘗取
準英之習此術者入內地令之祈晴雨亦有小驗

達瓦齊

達瓦齊既至行獻俘禮繫白組跪闕下

上以其未抗拒也特赦之封以親王賜第擇宗室女配

之然不耐中國風俗日惟向穴池驅鶩鳴鬧其中以爲

樂而已體極肥面大於盤腰腹十圍羶氣不可近其從

人亦皆厄魯特故羶益甚十步外卽令人掩鼻然性淳

厚忠謹嘗扈從行圍

上下馬坐茵禾至方小立達瓦齊輒手墜落葉堆於地

請

上坐

上大笑賞銀幣以寵之

黑水營之圍

黑水營之圍孤軍陷萬里外凡三月得全師以出誠千古未有之奇事也將軍兆惠旣深入葉爾羌賊衆我寡且馬力疲不能衝殺乃佔一村寨掘濠築壘自守卽所謂黑水營也所掘濠旣淺壘亦甚低賊可步履入遂日夜來攻而我兵處危地皆死中求生故殺賊甚力賊懼我兵致死欲以不戰收全功別築一壘於濠外爲長圍守之如梁唐所謂夾城者意我兵食盡當自斃也而營中掘得窖粟數百石稍賴以濟賊又決水灌營我兵泄之於下流其水轉資我汲飲已而隨處掘井皆得水又所枯地林木甚多薪以供爨常不乏賊以鳥槍擊我其

鏹子著枝葉間每砍一樹輒得數升反用以擊賊惟拒
守既久糧日乏僅瘦駝羸馬亦將盡各兵每乘間出掠
同人充食或有夫婦同掠至者殺其夫卽令妻煮之夜
則薦枕席明日夫肉盡又殺此婦以食被殺者皆默然
無聲聽烹割而已某公性最嗇會除夕明公瑞常公鈞
等皆至其帳聚語屈指軍糧過十日皆鬼籙矣某公慨
然謂吾出肅州時有送酒肴者所餘餽飭今尙貯皮袋
中呼奴取出供一啖時絕糧久皆大喜過望旣飽而去
則私相謂曰某公亦不畱此事可知矣不覺泣下蓋自
十月初旬被圍至此已將百日無復生還望也而
上已預調兵在途富將軍舒參茸以進援果毅阿公

又以駝馬至遂轉戰而八兆將軍亦破壘而出兩軍相
遇乃振旅歸是役也地在萬里之遙圍及百日之久不
傷一人全師而返不國家如天之福於此可見然向非
預調索倫兵在途將緩不及事於此益見
睿算之遠到云其年遂盡平回地

俄羅斯

西北諸國惟俄羅斯最大我朝平夷夷後西北萬里
悉入版圖準夷西北爲哈薩克而哈薩克外皆俄羅斯
地也中國之正北出居庸關五千里始至喀爾喀之烏
里雅蘇臺爲邊境盡處亦與接壤其地有一種人號烏
良海有我朝之烏良海亦有俄羅斯之烏良海此正

北之連界處也乾隆二十二年間曾遣使來借遼東之黑龍江運糧則其國境又與我東北之黑龍江相接也回部之外爲拔達克山而拔達克山之外又係俄僱斯地則其西境又包圍回部矣不寧惟是康熙年間我朝徵大西洋國之能占星者西洋遣南懷仁高慎思等由陸路來亦假道俄羅斯三年始至則其國西境又直至西海矣兆將軍西征時聞西北有曩國者其城周五百里皆銅鑄成豈卽俄僱斯耶抑別一國耶俄僱斯至今爲我朝與國不奉正朔兩國書問不直達宮廷我朝有理藩院彼亦有薩納特有事則兩衙門行文相往來其字又與蒙古異內閣嘗設設中書二人專習其事

文以便文移其印則圓而三寸盤而油硃推紙上厚數
分不與內地印色同也紙亦潔白可愛其國歷代皆女
主號察罕汗康熙中因此不同以此去察罕者亦不
聖祖嘗遣侍衛托碩至彼定邊界事托碩美鬢眉爲女
主所寵凡三年始得歸所定十八條皆從枕席上訂盟
至今猶遵守不變聞近日亦易男主矣

茶葉大黃

中國隨地產茶無足異也而西北游牧諸部則恃以爲
命其所食羶酪甚肥膩非此無以清榮衛也自前明已
設茶馬御史以茶易馬外番多款塞我朝尤以是爲
撫馭之資喀爾喀及蒙古回部無不仰給焉太西洋距

中國十萬里其番舶來所需中國之物亦惟茶是急滿
船載歸則其用且極於西海以外矣俄僱斯則又以中
國之大黃爲上藥病者非此不治舊嘗通貢使許其市
易其入口處曰恰克圖後有數事渝約

上命絕其互市禁大黃勿出口俄僱斯遂懼而不敢生
事今又許其貿易焉天若至此二物爲我朝控馭外
夷之具也

回人繩伎

回人有能繩伎者與內地不同內地走索之法極兩竿
於地以索平繫於竿而人往來其上耳回人則立一本
高數丈者其顛斜繫長綆屬於地回人手橫一木取其

而頭輕重杵等不至欹側則步綫而上才三才之真技
躡一足而僅以一足踏於綫口唱歌良久始下真絕技
也

上每出行武備院嘗以其人奏伎後偶有一人墜而下
者

上憫之自此不設得

竹園雜言

上會世於楚蜀間其及其人處外將與亦一人而而

其言風而動以一只胡欲歸其間越有人欲其其

其言風而動以一只胡欲歸其間越有人欲其其

詹曝雜記卷二

陽湖

趙翼

雲崧

杭應龍先生

余十餘歲頗能作時文如明隆萬間短篇一日可得四五首先府君子容公觀其文義謂他日不患不文而經書尙未盡讀遂不令復作專以讀經爲業十四歲始發筆爲之輒有發揮處十五歲先府君見背余童騃專弄筆墨學作詩古文詞賦四六之類沾沾自喜而舉業遂廢有杭應龍先生與先府君交最厚憫余孤露謂不治舉業何以救貧乃延余至家塾課其幼子念屺而使長君杏川次君白峰拉余同課二君久以舉業擅名者也

余時年十八猶厭薄不肯爲至冬有莊位乾明經移帳於杭課先生從子廷宣書舍與余同一廳事日相愆患始勉爲之然馳騁於詩古文者已數年一旦束縛爲八股轉不如十四五歲時之中繩墨矣明年補諸生遂不得不致力後藉以取科第得官皆應龍先生玉成之力也及余得中書舍人以歸而先生已不及見余有詩哭之云我歸但有徐君墓公在曾憐趙氏孤至今猶抱痛焉

汪文端公

汪文端公詩古文之學最深當時館閣後進羣奉爲韓

歐

上亦深識其老於文學歿後
上以詩哭公有云贊治嘗資
理論文每契神公之所以
結

主知者可想已余自乾隆十五年冬客公第至二十三年公歿凡八九年此八九年中詩文多余屬草每經公筆削皆愜心屢理不能更易一字嘗一月中代作古文三十篇篇各仿一家公輒爲指其派系所自無一二爽此非遍歷諸家不能也金鼈王竦橋新修成橋柱須鐫聯句余擬云玉宇瓊樓天尺五方壺員嶠水中央自以爲寫此處光景甚切合公公改尺五作上下二字乃益覺生動卽此可見一斑矣公又好獎借後進余嘗代擬東

岳廟聯云雲行雨施不崇朝而徧天下理大物博祖陽
氣之發東方已進御奉硃筆圈出公方繕書適金
檜門總憲至謂必出自公手公曰非也乃門人趙雲崧
所集句耳又嘗代和御製司馬君實玉印詩中一聯
云不名符宿望比德稱高賢亦非甚佳句

上命內監持示南書房諸臣謂畢竟汪由敦所作不同
諸臣皆立師事蓋諸臣皆說成名印此獨云不名於君
實二字較切耳諸臣皆諛公公又以余答其說項如此
及公奴諸公皆以公故物色余謂公所捉刀者必好手
也及屬草持去其所擊賞者未必佳而著意結構處轉
或遭竄改於是益嘆此中甘苦匪淺人所能識余初

序公集有云公死而天下無真知古學之人天下無真知古學之人而翼遂無復知己之望由今思之安得不潛焉出涕也

傅文忠公愛才

傅文忠文學雖不深然於奏牘案卷目數行下遇有窒礙處輒指出并示以宜作何改定果愜事理反覆思之無以易也余嘗以此服公公謂無他但辨事熟耳尹文端以南巡事隔歲先入覲公嘗命司屬代作詩相嘲中有句云名勝前番已絕倫聞公搜訪更爭新文忠輒易公字爲今字便覺醞藉可見其才分之高也文忠不談詩文而極愛才余在直時最貧一貂帽已三載毛皆拳

縮如蝟一日黎明公在隆宗門外小直房獨呼余至探
懷中五十金授余囑易新帽過年時已殘臘卒歲資正
缺五十金遂以應用明日入直依然舊帽也公一笑不
復言嗚呼此意尤可感已

觀總憲愛才

總憲觀公保最愛才余初不相識也扈從木蘭有宮詹

溫君屬余代和御製詩數首溫卽公婿也公與溫皆

扈從公見溫詩詢知爲余作卽令溫致殷懃明年再扈

從公先過余邸以捉刀諉誣自是公應制之作皆以相

屬後余入翰林公爲掌院派撰文定京察一等皆公內

也前輩畱意人材不遺葑菲如此

大臣身後邀恩之例

汪文端師兩子今少司農

承需

前龍川令

承需

皆余授

業弟子也師一日忽語余桐城張文和公先以得罪歸

今既歿

日笑之次日

上仍遵

世宗遺詔還其配享鉅典恩莫大焉其子學士君自

妄泥首闕廷奏謝乃寄聲問余應人京否抑或循故事

呈本籍巡撫代奏毋乃不知事體余始知大臣身後有

卹典其子例當謝恩而生前官禁近受余眷最深者尤

當詣闕謝也及師歿長君郎中

承沆

本蔭官既扶柩歸

奉恩綸葬祭如禮歲庚辰服闋赴京補官而病歿於

揚州吾師身後遂無復登仕籍者承需以書來告余忽

憶師前語因令其以御賜祭葬來謝萬一蒙恩旨

或可得一官遂作書趣需來而需亦至余爲白於傅文

忠文忠訝其以何事來余告之以故或因此得蒙恩

授一內閣中書文端一脈不墜矣文忠喜曰此可謂善

於覓題明日卽代爲奏方是時京師諸公卿皆以爲文

端旣歿其子復何所望而貿貿來也雖舊在門下乞餘

光者亦日笑之次日

上至瀛臺奏甫入

上卽命內監高姓者出問汪由敦二子在此朕欲一見

已而又一內監秦姓者出傳旨帶領引見及駕山

二子迎與前免冠叩頭謝

上駐輿垂問奏對畢

上意似不甚嘉許因問二人履歷奏云皆監生試而未
中

上曰汝明年可再試試而不中可再來 諭畢輿已行

文忠奏云明年乃會試此二子皆監生不能入禮闈

上命各賞一舉人理藩院尚書富公德來傳 旨率二

子叩謝而文忠以余先有內閣中書之語未得遂也又

奏云小者無所能大者書法似其父

上又命以前賞其長子之蔭官賜需而賜霽舉人於是

文忠來傳 旨又率二子迎與謝一刻間凡三叩頭而

需得戶部主事轉過於內閣中書矣是日滿朝大小臣
工無不感

聖天子垂念舊臣恩施逾格有泣下者兼頌文忠之垂
憫故人子弟而并以余爲有畫策之能抑知此事實因
師前論張文和語而觸發之然則吾師前語其有意乎
無意乎由今思之竟如樗里子之智能計及身後者吾
師真哲人也自余爲二子創此例後裴文達錢文敏王
文莊諸公歿其子皆彷彿此得授內閣中書云

辛巳殿試

辛巳殿試閱卷大臣劉文正公劉文定公皆軍機大臣
也是科會試前有軍機行走之御史眭朝棟上一封事

請復迴避卷卽唐人所謂別頭試也

上意其子弟有會試者慮已入分校應迴避故預爲此
奏乃特點朝棟爲同考官而命於入闈時各自書應避
之親族列單進呈則睦別無子弟而總裁劉文正于文
襄應迴避者甚多是歲

上方南巡啓蹕時曾密語劉于二公畱京主會試疑語
泄而睦爲二公地也遂下刑部治罪部引結交近侍例
坐以大辟於是軍機大臣及司員爲一時所指摘且隔
歲庚辰科狀元畢秋帆榜眼諸桐嶼皆軍機中書故輩
語上聞有歷科鼎甲皆爲軍機所估之說及會試榜發
而余又以軍機中書得雋傳文忠爲余危之語余不必

更望大魁而余以生平所志在此私心終不能已適兩
劉公又作閱卷大臣慮其以避嫌擯也乃變易書法作
歐陽率更體兩劉公初不知已列之高等及將定進呈
十卷文定公慮余卷入一甲又或啓形迹之疑且得禍
乃遍檢諸卷意必得余置十名外彼此俱無累矣及檢
一卷獨九圈當以第一進呈九圈者卷面另粘紙條閱
卷大臣各以圈點別優劣於其上是歲閱卷者九人九
人皆圈者惟此一卷文定公年驗疑是余以語文正文
正覆閱大笑曰趙雲崧字迹蓋燒灰亦可認此必非也
蓋余初入京時曾客公第愛其公子石庵書法每倣之
及直軍機余以起草多不楷書偶楷書卽用石庵體而

不知余另有幸更體一種也文定則謂遍檢二百七卷
無趙雲崧書則必變體矣文正又覆閱謂趙雲崧文素
斲趾不羈亦不能如此謹嚴而文定終以爲疑恐又成
軍機結交之周兆將軍惠時方奏凱歸亦派入閱卷自
陳不習漢文

上諭以諸臣各有圈點爲記但圈多者卽佳至是兆公
果用數圈法而惟此卷獨九圈餘或八或五遂以第一
進呈先是歷科進呈卷皆彌封俟

上親定甲乙然後拆是科因御史奏改遂先拆封傳集
引見

上是日閱十卷幾二十刻見拙卷係江南人第二胡豫

堂高望浙江人且皆內閣中書而第三卷玉惺園杰則

陝西籍因召讀卷大臣先問本朝陝西曾有狀元否

皆對云前朝有康海本朝則未有

上因以王卷與翼互易焉惺園由此邀

宸眷翔步直上而余僅至監司此固命也然賤名亦即

由此蒙

主知臚傳之日一甲三人例出班跪余獨掛數珠

王陞座遙見之後以問傳文忠文忠以軍機中書例帶

數珠對且言昔汪由敦應奉文字皆其所擬

上心識之明日諭諸大臣謂趙翼文自佳然江浙多

狀元無足異陝西則本朝尙未有今當西師大凱之

後王杰卷已至第三卽與一狀元亦不爲過次日又屢
言之於是鄉會試翼皆蒙欽點房考每京察必記名
及授鎮安府赴滇從軍調廣州陞貴西道無一非奉

特旨

上之恩注深矣向使不歸田受恩當更無限尋以太
恭人十高乞歸侍養凡五年丁艱又三年在家之日已
久服闋赴補途次又以病歸遂絕意仕進此固福薄景
小無遠到之器亦以在任數年經歷事端自知吏才不
如人恐致唄越則負恩轉甚是以戢影林下不敢希
榮進也

偶閱閩書載紹興八年廷試初以黃公度爲狀元陳

俊卿次之高宗召問二人鄉土何奇輒生二卿黃對
曰子魚紫菜荔枝蠓房俊卿對曰地瘦栽松柏家貧
子讀書高宗曰公度不如卿遂賜俊卿第一瀛奎律
髓記宋高宗自丁未至壬午所取首甲科者十一人
一丞相一樞使三尚書五從官惟公度以忤秦檜卽
被論歸至檜死召爲考功郎中而卒是其命本不應
顯達故登第之始卽遭挫折此預兆於幾先者也

殿試送卷頭

殿試前有才之士例須奔競以所擬對策首二十餘行
先繕寫送諸公之門卷內有常切題處固不能預擬而
頌聖數語則不拘何題皆可通用也謂之送卷頭延

攬者卽以是默識之然亦須視閱卷大臣之爲人當兩
劉公主裁數科則營進者轉或被擯辛巳科余固慮及
此而不使知矣癸未新進士褚筠心及余門人董東亭

潮

本一榜中巨擘詩文楷法掄魁有餘東亭惟恐不得

前列余告以兩劉公不可干以私且其衡鑒自精有才
者亦不必干余往事可驗也東亭竊以爲不然而吾鄉
少司空劉圃三先生好汲引與文定又從兄弟也特爲
東亭送卷頭文定旣入閱則先覓東亭卷謂同列曰此
吾鄉董潮也文正亦覓筠心卷出示曰此吾向日延請
在家修書之褚廷璋也兩人遂不入十卷褚卷第十一
董卷第十二而十卷進呈者或轉遜焉此又因營求而

夫之者也然兩劉公歿而不受干諤之風又令人思矣

武闡

武闡但以弓馬技藝爲主內場文策不論工拙也余嘗
主順天乙酉科武鄉試其策有極可笑者如一旦二字
多作亘字丕字又作不一字蓋緣夾帶小本字畫甚密
不能分晰故抄謄訛錯耳又如國家字應擡高一字則
凡泛論古今處如國家四郊多壘社稷危亡之類亦無
不擡寫武生自稱生則應於行內稍偏乃又將生人生
物生機殺機之生字一概偏在側邊如此者不一而足
然外場已挑入雙好字號則不得不取中幸武闡無磨
勘之例可不深求耳

汪文端師應奉詩文門生有才者或爲代作可用卽用

之不必悉自己出也劉文定公亦令諸門生撰稿却不肯襲用一語而其中新料新意又必另入爐錘改製而用之蓋爲刻稿地也於此見文端之大亦見文定之精

劉文正公塞陽橋決口

劉文正公臨事雖頗剛急然實有釐剔奸弊人受其福而不知者辛巳歲河決陽橋公奉命往塞決口時奪流者數百丈埽工薪木皆數百里內村民車載而來縣丞某掌收料物欲藉以營利畱難百端有五六日不得交納者人馬守候芻糧皆告竭公一日易服微行覓薪

車千百輛環列河干私問之得其故乃大怒至公館亟請巡撫奉王命旗牌至使伍伯縛縣丞來欲先斬然後入奏巡撫及司道以下爲之長跪良久始釋而數千輛料物一日盡收民皆驅車返矣此雖細事亦可見公察弊利民之一端也

尹文端公肅清江南漕政

尹文端節制兩江凡四度德政固多而最得民心在嚴禁漕弊一事先是有司收漕糧以腳費爲名率一斗準作六七升公初巡撫江南奏明每石令業戶別納兌費錢五十二文而斗斛聽民自概有遺粒在斛之鉢邊者亦謂之花邊令民自拂去其時有司簽書吏入倉收漕

莫肯應也其後桂林陳文恭撫吳胡文伯爲藩司皆守
成規弗絲毫假借有某縣令戈姓每石加收一升五合
輒被劾坐絞漕務肅清者凡四十餘年皆文端遺惠也
宐吳人思公至今猶不置云

程文恭公遭遇

仕宦進退莫不有命余外舅程文恭公爲禮部侍郎時
在班行中無所短長方疑侍郎一席亦不能久會
明園失火舉朝大臣咸趨救公踉蹌入正值

上坐小輿出文恭跪道在請

聖安而先人及後人者皆未得見也

上遂心識之明目賞救火諸臣幣物特命給一分自是

邀

聖眷洵歷吏部尚書拜大學士為一時賢相其端皆自
救火之日起

兩中鼎魁

王新城記康熙中有中進士被革後再中進士者乾隆
年聞有馬全者山西人已中武探花由侍衛出為參將
與同官相爭詈被劾革職入京在九門提督衙門充兵
又應鄉會試中式庚辰殿試竟得狀元凡兩得鼎魁亦
奇聞也後官至提督征金川戰歿

相宅董仙翁

董華星達存吾邑人壬中進士精六壬奇門術相宅尤

奇驗王申將會試須做宅貢院前余與之約同寓矣時
余客座師汪文端公第公爲余賃一宅余不敢却乃囑
內弟劉敬輿偕董寓董所親擇也又有吾鄉符天藻亦
附焉二場後余詣董私問其寓內當中幾人答曰三人
俱可雋恐符君或失之蓋夜臥須各按本命定方位而
符懷疑不我從也出榜果董劉俱成進士余與符落第
又江蘇巡撫莊公有恭延之相衙署董爲改葺數處旣
落成公將出堂視事董止之爲擇一吉日時而出屆期
坐甫定轅門外忽傳鼓報喜則加官保之信適以是刻
至矣今藩伯康基田令昭文以家中有子弟應秋試預
叩董董詢其先塋何向教以塋之某方立一燈竿子弟

中某年生者當發解已而果然他奇驗多類此人皆稱董仙翁

揣骨史臆子

術家又有揣骨聽聲之法多瞽者爲之北史高歡未遇時與司馬子如等逐赤兔遇盲嫗自言善暗相因徧捫諸人言皆貴而俱由歡齊文宣帝試皇甫玉相術以帛巾祿其目使歷摸諸貴人無不驗齊文襄時有吳士雙盲妙於聽聲文襄令劉桃枝趙道德等列試之言皆中五代史李守貞爲河中節度使有術者善聽人聲以知吉凶守貞出其家人使聽之術者聞其子婦符氏聲驚曰此天下母也守貞益自負曰吾婦猶爲天下母吾取

天下復何疑哉遂反後守貞敗符氏爲周世宗三室果
爲皇后此揣骨聽聲之見於史傳者也近時亦尙有子
其術者雍正年間浙東有史瞻子者遇男子則之也故
子則聽聲音休咎奇中徐文定公元夢撫浙時其孫言
文襄赫德相國方卯角而休寧汪文端公由敦以諸生
爲之師文定令史相師弟二人史曰皆大位也時舒以
世家貴公子其顯達同意中事文端則寒諸生念不到
此謂史特因弟以及師聊作周旋語耳是夕史獨偃偃
到書塾謂文端曰君勉之將來官職聲名在主人之上
文端益惶恐不敢當史曰非譏語也君寒士諛君何所
利正以我之命某年當有厄某年當得脫計君是時已

登顯仕我之厄或由君而解故鄭重相托君是時幸勿
忘今日言當力爲拯之已而或進史於表士婚昏何如
世宗憲皇帝奏對後忽奉 旨發遼左爲民至入之十
今上御極之十年 詔軍流以下皆減等發落時文端
公果爲刑部尙書乃檢史舊案則係 特旨發往不載
犯罪之由同列多難之文端以其罪不過軍流正與
恩詔相符乃奏釋焉旣入京仍客於文端第則益韜晦
不肯言禍福矣歲庚午文端長子承沆方應舉文端夫
人望之甚切請史決之史曰卽當得六品官六邑者惟
翰林修撰及部主事時文端方直禁近子弟若登科第
必不至分部其爲狀元官修撰無疑也母夫人方竊喜

無何文端爲是科主考官承沆迴避不得試共以史言爲妄矣其冬特旨賜文端蔭一子承沆果得王事官正六品其竒中如此余以是歲客文端第故知之甚悉其他奇驗尙多不勝縷述也

兼管部務

一部有滿漢兩尙書四侍郎凡核議之事宜允當矣然往往勢力較重者一人主之則其餘皆相隨畫諾不復可否若更有重臣兼部務則一切皆惟所命而重臣者實未嘗檢門也但聽司員立談數語卽書押而已故司員中爲尙書所倚者其權反在侍郎上爲兼管部務之重臣所熟者其權更在尙書上甚至有尙書侍郎方商

權未定而司員已持向重臣處畫押來皆相顧不敢發一語昔人曾奏請親王不可兼部務蓋有所見也

軍需各數

上用兵凡四五次乾隆十二三年用兵金川至十四年

三月止共軍需銀七百七十五萬實銷六百五十八萬十九年

用兵西陲至二十五年共軍需銀二千三百十一萬實銷

二千二百四十七萬三十一年用兵緬甸至三十四年共軍需

銀九百一十一萬三十六年川兵金川起至四十二年止

共軍需銀六千三百七十萬以上係章湖莊在戶部軍

需局結算之數五十二年臺灣用兵本省先用九十三

萬鄰省撥五百四十萬又續撥二百萬又撥各省米一

百十萬並本省米三十萬石加以運腳約其銀米一千萬

京官趨勢弔喪

傳文忠公扈從熱河而其兄總憲廣公成歿於京文忠

乞假歸治喪廣公家受弔之期凡三日已遍訖矣其最

後一日則文忠到京日也前兩日遂無一人至者文忠

到則各部院大小百官無不畢至雖與廣公絕不相識

者亦以文忠故致賻而泥首焉輿馬溢門巷數里不得

驅而進皆步行入

鐘表

自鳴鐘時辰表皆來自西洋鐘能按時自鳴表則有針

隨晷刻指十二時皆絕技也今欽天監中占星及定憲書多用西洋人蓋其推算比中國舊法較密云洪荒以來在璿幾齊七政幾經神聖始洩天地之祕西洋遠在十萬里外乃其法更勝可知天地之大到處有開創之聖人固不僅羲軒巢燧已也鐘表亦須常修理否則其中金線或有緩急輒少差故朝臣之有鐘表者轉悞期會而不悞者皆無鐘表者也傅文忠公家所在有鐘也甚至儻從無不各懸一表於身可互相印證宜其不爽矣一日御門之期公表尙未及時刻方從容入直而上已久坐乃惶悚無地叩首階陛驚懼不安者累日

西洋千里鏡及樂器

天主堂在宣武門內欽天監正西洋人劉松齡高慎思等所居也堂之爲屋圓而穹如城門洞而明爽異常所供天主如美少年名耶穌彼中聖人也像繪於壁而突出似離立不著壁者堂之旁有觀星臺列架以貯千里鏡鏡以木爲筒長七八尺中空之而嵌以玻璃有一層者兩層者三層者余嘗登其臺以鏡視天赤日中亦見星斗視城外則玉泉山寶塔近在咫尺間磚縫亦歷歷可數而玻璃之單層者所照山河人物皆正兩層者悉倒三層者則又正矣有樓爲作樂之所一虬髯者坐而鼓琴則笙簫磬笛鐘鼓鐃鑼之聲無一不備其法設木架於樓架之上懸鉛管數十下垂不及樓板寸許樓板

兩層板有縫與各管孔相對一人在東南隅鼓鞀以作
氣氣在夾板中盡趨於鉛管下之縫由縫直達於管管
各有一銅絲繫於琴絃虬鬚者撥絃則各絲自抽頓其
管中之閉振而發響矣鉛管大小不同中各有竅竅以
象諸樂之聲故一人鼓琴而衆管齊鳴百樂無不備真
奇巧也又有樂鐘并不煩人挑撥而按時自鳴亦備諸
樂之聲尤爲巧絕

梨園色藝

京師梨園中有色藝者士大夫往往與相狎庚午辛未
間慶成班有方俊官頗韶靚爲吾鄉莊本淳舍人所昵
本淳旋得大魁後寶和班有李桂官者亦波峭可喜畢

秋帙舍人狎之亦得修撰故方李皆有狀元天人之目
余皆識之二人故不俗亦不徒以色藝稱也本淳歿後
方爲之服期年之喪而秋帙未第時頗窘李且時見其
乏以是二人皆有聲縉紱間後李來謁余廣州已半老
矣余嘗作李郎曲贈之近年聞有蜀人魏三兒者尤擅
名所至無不爲之靡王公大人俱物色恐後余已出京
不及見歲戊申余至揚州魏三者忽在江鶴亭家酒間
呼之登場年已將四十不甚都麗准演戲能隨事自出
新意不專用舊本蓋其靈慧較勝云

京師偷拐之技

都門繁會之地偷兒拐子有非意計所及者吾鄉董某

偶入戲館占席以待客橫二千錢於案忽衣冠者三人
自外來中一人名與董素相識者一向揖董答揖揖甫
下而錢爲其人之同伴者撮去掛於肩揖畢問姓氏其
人故驚愕作誤認狀深抱不安董回坐而案上之錢已
失撮錢者尙立於旁反咎之曰戲館中有錢豈可橫於
案如我之掛於肩斯可耳實則掛肩之錢卽其錢也董
熟視竟不敢言又一少年以銀易錢於市方諧價忽一
老者從後擊而仆之且罵曰父窮至此兒有銀乃私易
錢不孝孰甚遂奪銀去旁觀者謂是父責子也少年悶
絕良久始甦云吾安得有父也而銀已去不可追矣又
有藏利刀雜稠人中剪取腰間十佩或至割衣襟一幅

去混號謂之小李被剪者覺而獲之雖加毆辱弗怨或
旁人指破則必報矣有女郎坐香車一書生行其旁兩
美相顧頗有情小李者伺書生後將下手書生不知也
方回顧女郎不便語但以口頰隱示若有人伺於後者
書生覺而斥之小李遂去未幾車轉曲巷女郎口忽爲
小刀劃破

狐祟

京師多狐祟每佔高樓空屋然不爲害故皆稱爲狐仙
余嘗客尹文端第其廳事後卽大樓樓下眷屬所居樓
之上久爲狐宅人不處也嘗與公子慶玉同立院中日
尙未暮忽有泥丸如彈者拋屋而下凡十數丸余拾其

一仰投之建瓴之屋宐卽拋下矣乃若有接於空中者
不復下亦一奇也余僦屋醋張衙衙其屋已數月無人
居初入之夕睡旣熟忽夢魘若有物壓於胸腹者力掙
良久始得脫時月明如晝見有物如黑犬者從牕格中
出明日視牕紙絕無穿破處先母命余夕以二雞卵一
杯酒設於案默祝焉詰朝卯酒俱如故而其物不復至

洪經略行狀

先輩嘗言洪文襄公

承嘖

當明崇禎十五年松山被陷

時京師傳聞公已殉難崇禎帝輟朝特賜祭九壇其子
弟在京成服受弔撰行狀送諸公卿矣方祭第九壇而
公生降之信至遂罷祭而行狀已遍傳人間順治元年

從入闕爲內院大學士次年出經略江南諸省逋寇以次削平後再出經略楚粵滇黔諸省西南底定皆其功也歸朝一年乃卒其家再成服受弔擬行狀不復敘前朝事但自佐命八門起有好事者嘗得其前後兩行狀訂爲一本云

李太虛戲本

李太虛南昌人吳梅村座師也明崇禎中爲列卿國變不死降李自成本朝定鼎後乃脫歸有舉人徐巨源者其年家子也嘗非笑之一日視太虛疾太虛自言病將不起巨源曰公壽正長必不死詰之則曰甲申乙酉不死則更無死期以是知公之壽未艾也太虛怒然無

如何巨源又撰一劇演太虛及龔芝麓降賊後聞本朝兵入急逃而南至杭州爲追兵所躡匿於岳墳鐵鑄秦檜夫人跨下值夫人方月事迨兵過而出兩人頭皆血汚此劇已演於民間稍稍聞於太虛適芝麓以上林苑監謫宦廣東過南昌亦聞此事乃與太虛密召歌伶夜半演而觀之至兩人出跨下時血淋漓滿頭而不覺相顧大哭謂名節掃地至此夫復何言然爲孺子辱至此必殺以洩忿乃使人俟巨源於逆旅刺殺之此事得之於蔣心餘編修

徐健菴

先輩嘗言徐健菴

乾學

在康熙中以文學受

知方其盛時權勢奔走天下務以獎拔寒畯籠絡人才
爲邀名計故時譽翕然歸之其所居繩匠衙衙後生之
欲求進者必僦屋於旁俟其五更入朝輒朗誦詩文使
聞之如是數日徐必從而物色有所長輒爲延譽當時
繩匠衙衙宅子僦價輒倍他處所甄拔初不以賄惟視
其才之高下定等差相傳鄉會試之年諸名士先於郊
外自擬名次及榜出果不爽非必親自主試也徐方主
持風氣登高而呼衡文者類無不從而附之以是遊其
門者無不得科第有翰林楊某者其中表也八月初遇
徐於朝徐問欲主順天鄉試否楊謂幸甚徐曰有名士
數人不可失也及夕則小紅封送一名單至計榜額已

滿詰朝主試命下矣楊不得已與諸同考官如其數取之榜發而京師大譁捏名帖遍街市幸甚徐曰吾亦士聖祖聞之降旨親審楊窘甚求救於徐徐謂毋恐姑晚飯去翼日有稱賀於

上前者謂國初以美官授漢兒漢兒且不肯受今漢兒管求科目足覘人心歸附可爲有道之慶

聖祖默然遂置不問蓋卽徐令人傳達此語也嘗有人日其名紙謁其門必餽司闈者十金而不求見但囑以名達徐而已闈人怪之密以白徐徐令畱見之其人故作踏蹶狀謂吾誠意尙未到不敢求見也強之而後入徐問曰足下有深讐未報乎曰無有也然則何爲逡巡

不敢言固同之始以情告欲得來科狀元耳徐曰已有
人可思其次其人謂他非所望寧再遲一科徐許之然
徐不久罷歸其人竟不第

高士奇

高江村

士奇

康熙中直南書房最蒙

聖祖知眷時尙未有軍機處凡撰述公諭旨多屬南書

房諸臣非特供奉書畫賡和詩句而已地既親切權勢
日益崇相傳江村初入都自肩襆被進彰義門後爲明
相國家司闈者課子一日相國急欲作書數函倉卒無
人司闈以江村對卽呼入援筆立就相國大喜遂屬掌
書記後入翰林直南書房皆明公力也江村才本絕人

既居勢要家日富則結近侍探

上起居報一事酬以金豆一顆每入直金豆滿荷囊日

暮率領囊而出以是宮廷事皆得聞或覘知

上方閱某書卽抽某書翻閱偶有天語垂問輒能對大

意以是

聖祖益愛賞之初因明公進至是明公轉須向江村訪

消息每歸第則九卿肩輿伺其巷皆滿明公亦在焉江

村直入門若爲弗知也者客皆使僉從偵探盥面矣晚

飯矣少頃則傳呼延明相國入必語良久始出其餘大

臣或延一二入晤不能遍則令家奴出告曰日暮不能

見請俟異日也諸肩輿始散明日伺於巷者復然以是

聲勢赫奕忌者亦益多江村率以五鼓入朝至薄暮始出蓋一刻不敢離左右矣或有譖之者謂士奇肩襪被入都今但問其家貲若干即可得其招權納賄狀

聖祖一日問之江村以實對謂督撫諸臣以臣蒙

主眷故有餽遺絲毫皆恩遇中來也

聖祖笑頷之後以忌者衆令致仕歸以全始終猶合攜書編夫也之其行可謂極文人之遭際矣

按木史處多遜爲相時太祖每取書史館多遜預戒吏先白已輒遁夕闕之遇上問者中平應答無滯魏書溫子昇先爲廣陽王淵家馬坊中教奴子書嘗作侯山祠堂碑文常景見而善之因訪焉由是名譽稍起按此一事高江村絕相似

王雲錦

雍正中王雲錦殿撰元日早朝後歸邸舍與數友作葉

子戲已數局矣忽失一葉局不成遂罷而飲偶一日入

朝

上問以元日何事具以實對

上也其無隱出袖中一葉與之曰俾爾終局則即前所
夫也當時邏察如此雲錦孫日杏語余云

簷曝雜記卷三

陽湖 趙翼 雲崧

粵西灘峽

粵西灘與峽皆極險府江之昭平峽橫州之大灘右江之努灘雞翼灘左江之歸德峽果化峽余皆身經其地而昭平峽最險余初至桂林山水路赴鎮安任先是大雨十七晝夜是日適晴已刻自桂林發舟日午已至平樂舟子忽椽杙焉余以久雨得晴方日中何遠泊趣放舟而不知其下有峽之險也舟子不得已乃發舟山上塘兵亟呼不可開而舟已入峽不能止遂聽其順流下但見滿江如沸有數千百旋渦詢知下有一石則止有

一過余始憮然懼然已無如何幸而出峽舟子來賀謂
半生操舟未嘗冒險至此也余自是不敢用壯矣後余
調廣州自桂林起程百僚餞送有縣令縵山鵬亦在座
余坐廣十餘日忽聞縵令溺死峽中矣橫州大灘長三
十里舟行石縫中稍不戒輒壅粉亦奇險也自黔江下
至常德府有清浪灘略與橫州灘相等兩處俱有馬伏
波廟而黔中之頭難二難三難共三灘路雖短而險更
甚

鎮安民俗

鎮安府在粵西之極西與雲南土富州接壤其南則處
處皆安南界也崇山密箐頗有瘴然民最淳訟獄稀簡

縣各有頭目其次有甲目如內地保長之類小民視之
已如官府有事先訴甲目皆跪而質訊甲目不能決始
控頭目頭目再不能決始控於官則已爲健訟者矣余
初作守方欲以聽斷自見及至則無所事前後在任幾
兩年僅兩坐訟堂郡人已歎爲無畱獄則簡僻可知也
此中民風比江浙諸省直有三四千年之別余甚樂之
願終身不遷然安得有此福也

鎮安水土

鎮安故多瘴癘鈕玉樵粵述謂署中有肉毬肉腳時出
現而瘴毒尤甚入其境者遂無復生還之望及余至郡
未見有所謂肉毬肉腳者瘴亦不甚覺問之父老謂昔

時城外滿山皆樹故濃烟陰霧凝聚不散令人矧日多
伐薪已至三十里外是以瘴氣盡散云淮水最清削極
垢衣盪漾一二次則膩盡去不煩手搨也是以不論貧
富皆食豨脂以潤腸胃余嘗探其水源在城西三十里
地名鑿隘塘水從山腹中出有長石橫攔之長三十餘
丈水從石上跌而下作瀑布極雄壯城中望之不啻數
百疋白練也漚而成川繞城南而過川皆石底無土性
故魚之肉甚堅而無味又東流亦從山復中出左江蓋
滇黔粵西諸水大半在山腹中通流其見於溪澗者不
過十之一二而已後余在貴州探牟珠洞秉炬入三里
許忽聞江濤洶湧聲以炬照不知其涯溪益可見水之

行山腹中者如長江大河非臆說也牟珠洞之水終歲在黑暗中無天日光水中生魚遂無目尤見造化之奇

鎮安多虎

鎮安多虎患其近城者常有三虎中一虎已黑色兼有肉翅月明之夕居人常於欄房上見之蓋千年神物也余募能殺虎者一虎許償五十千居人設阱獲及地弩之類無不備終莫能得檻羊豕以誘之弗顧也人之爲所食者夜方甘寢忽腹痛欲出便其俗屋後皆菜園甫出門至園而虎已銜去矣相傳腹痛卽虎俵所爲云人家禾倉多在門外以多虎故無竊者余嘗有句云俗有鬼神蠶放蠶夜無盜賊虎巡街蓋實事也余在鎮兩年

惟購得一虎五豹豹皆土人擒來虎乃向武州人鈎獲者其法以木作架懸鉄鈎鈎肉以餌之虎來搏肉必觸機機動而虎已被鈎懸於空中矣

聞山西岢嵐州在萬山中最多虎故居民能以一人殺一虎其法用槍一枝高與眉齊謂之齊眉槍遇虎則撈之使發怒輒騰起來撲撲將及則以槍柄拄於地而人鞠躬一蹲虎撲來正中槍尖斃矣或徒手猝遇虎則當其撲來輒以首撞其喉使不得噬而兩手抱虎腰同滾於地虎力盡亦斃余在鎮安曾以百千募湖南虎匠至半年迄無一獲安得岢嵐人來絕此惡孽也

獨秀山黑猿

鎮安府署東北有獨秀山高百丈山之半一洞深不可測其中有黑猿不輕出出則不利於太守余在郡時以謹請前守韋馱保回京事將被劾上官傲余赴省而猿忽出滿城人皆謂太守當以此事罷官矣有老者熟視久之謂舊時猿出多俯而下視故官覆今猿向上當無慮且得遷未幾余得旨赴滇從軍遂免劾然馳驅兩年勞苦特甚猿蓋先示兆云又天保縣令送一黑猿來繫於楹有門子勑之相距尚七八尺忽其右臂引而長遂捉門子之衣幾爲所裂而猿之左肩則已無臂乃知左臂已併入右臂矣卽所謂通臂猿也此猿竟不爲人

所狎終日默坐與之食不顧數日遂餓死

樹海

鎮安沿邊與安南接壤處皆崇山密箐斧斤所不到老
藤古樹有洪荒所生至今尚葱鬱者其地冬不落葉每
風來萬葉皆颭如山之鱗甲全身皆動真奇觀也余嘗
名之曰樹海作歌記之其下陰翳始終古不見天日故
虺蛇之類最毒余行歸順州途中有紫楠木七十餘株
皆大五六抱莫有過而顧之者但供路人炊飯而已孤
行者無炊具以刀斫竹一節實米米其中倚樹根而炊
炊熟則樹根之皮亦燃久之火盤旋自外而入月餘則
樹倒矣倒後火仍不滅旋炊者益便焉使此木在江南

不知若何貴重而遭此厄可惜也余嘗欲搆一屋材擬遣匠剋尺寸斷之雇夫運出終以距水次甚遠一木須費數十千遂不果

肉桂

肉桂以安南出者爲上安南又以清化鎮出者爲上粵西潯州之桂皆民間所種非山中自生者故不及也然清化桂今已不可得聞其國有禁欲入山採桂者必先納銀五百兩然後給票聽入旣入惟恐不得償所費遇桂雖如指大者亦砍伐不遺故無復遺種矣安南入貢之年內地人多向買安南人先向潯州買歸炙而曲之使作交桂狀不知者輒爲所愚其實潯桂亦自可用但

須年久而大合抱者視其附皮之肉鬆若有沙便佳然必新砍者乃潤而有油枯則無用也

麵木酒樹

洛陽伽藍記有所謂酒樹麵木初不解所謂余至廣西乃知麵木卽桄榔樹也大者五六圍長數丈直上無枝至顛則生葉數寸似栟櫚其樹中空滿腹皆粉可得小數斛沸湯淬之味似藕粉粵人嘗以此餽遺又廣東椰子樹每一椰子內必有酒半杯小者二勺許甘香清冽味勝於米釀數倍此卽酒樹也

三七雞血藤

南方陽氣上浮而陰氣凝於下故所產多有益於血陰

者有草名三七三桠七葉其根如蘿蔔爲治血之上藥
刀斧傷血方噴流以其屑糝之立止孕婦產前產後皆
可服蓋其性能去淤而生新故產前服之可生血產後
服之又可去淤也然皆生大箐中不見天日之處近有
人採其子種於天保縣之隴崗暮崗亦伐木蔽之不使
見天日以之治血亦有效非隴暮二崗不能種也雲南
有雞血藤膠治婦人血枯證最靈余在滇買數斤然不
知其藤何似憶在鎮安見大箐中有藤粗如椀長數百
丈延緣林木間不知其起止意卽雞血藤也遂兼買其
藤攜回鎮安取箐中藤相比藤斷處有汁赤色與滇藤
無異乃知卽此物也煎膠治血亦效惜不久改官去遂

不得多煎

山羊石羊

山羊之血治刀斧傷最靈是物生山箐中嘗食三七故也粵人餽遺多有贗者余在鎮安土官有饋生者似羊而大如驢生取其血較可信又一種石羊身較小其膽在蹄中凡山巖陡絕處能直奔而上力乏則曲蹄於口餽之力輒完復奔而上故其膽可止喘

蛤蚧

蛤蚧蛇身而四足形如虺虎身有癍五色俱備其疥處又似蝦蟇最醜惡余初入鎮安路旁見之疑爲四足蛇甚惡之問土人乃知爲蛤蚧也郡衙倚山處處有之夜

輒聞其鳴一聲曰蛤一聲曰蚡能叫至十三聲方止者
乃佳其物每一年一雷十三聲則年久而有力也能潤
肺補氣壯陽口咬物則至死不釋故捕者輒以小竹片
翹之使咬卽搗以來雖已入石縫中亦可乘其咬而掣
出也遇其雌雄相接時取之則有用於房中術然不易
遇也藥肆中所售兩兩成對者乃取兩身聯屬之耳其
力在尾而頭足有毒故用之者必尾全而去其頭足

陰杪

密箐中有一種陰杪其木橫生土中不見天日有枝無
葉在泥沙下自生自長世莫之知也將出爲人用則一
枝或透出土否則人過其上足步有空窾聲知其下有

此木矣其色微黑質理似鬆薄而有絲劈其端可自根
拽至顛不斷也驗其真偽以此木作小匣暑日入煮肉
其中隔宿不敗是以作棺埋入地屍千年不腐又有一
種則深山中大樹年久白死倒入泥沙中爲土氣所滋
土木之性已相浹故作棺亦歷久不壞余在鎮安嘗得
一具但未知生於土中之物抑或倒入泥沙之物本以
備太恭人送終太恭人以二十年前已作觀歲加漆光
緻可愛而此具僅厚三寸許遂不肯易余擬畱以自用
云

邊郡風俗

粵西土民及滇黔苗獠風俗大概皆淳樸惟男女之事

不甚有別每春月趁墟唱歌男女各坐一邊其歌皆男女相悅之詞其不合者亦有歌拒之如你愛我我不愛你之類若兩相悅則歌畢輒攜手就酒棚並坐而飲彼此各贈物以定情訂期相會甚有酒後卽潛入山洞中相昵者其視野田草露之事不過如內地人看戲賭錢之類非異事也當墟場唱歌時諸婦女雜坐凡遊客素不相識者皆可與之嘲弄甚而相偎抱亦所不禁并有夫妻同在墟場夫見其妻爲人所調笑不嗔而反喜者謂妻美能使人悅也否則或歸而相詬焉凡男女私相結謂之拜同年又謂之做後生多在未嫁娶以前謂嫁娶生子則須作苦成家不復可爲此游戲是以其俗成

婚雖早然初婚時夫妻例不同宿婚夕其女卽拜一鄰
媪爲乾娘與之同寢三日內爲翁姑挑水數擔卽歸母
家其後雖亦時至夫家仍不同寢恐生子則不能做後
生也大抵念四五歲以前皆係做後生之時女旣出拜
男同年男亦出拜女同年至念四五以後則嬉游之性
已退願成家室於是夫妻始同處以故恩意多不篤偶
因反目輒至離異皆由於年少不卽成婚之故也余在
鎮安欲革此俗下令凡婚者不許異寢鎮民聞之皆笑
以爲此事非太守所當與聞也近城之民頗有遵者遠
鄉仍復如故云

西南土音相通

廣東言語雖不可了了但音異耳至粵西邊地與安南相接之鎮安太平等府如吃飯曰緊考吃酒曰緊老吃茶曰緊伽不特音異其言語本異也然自粵西至滇之西南徼外大略相通余在滇南各土司地令隨行之鎮安人以鄉語與焚人問答相通者竟十之六七

緬甸之役

征緬之役其詳具余所撰緬事述略中余以鎮安守於

乾隆三十三年奉命至軍時果毅公阿里衮方爲將

軍命余參軍事未幾令大學士誠謀英勇公雲巖阿公

桂亦以總督兼將軍至兩將軍合營翼仍在幕府明年

四月傅文忠公恆來滇經略余以故吏又橐筆以從時

方議冒暑興師不必避瘴大兵從騰越州西渡戛鳩江
經猛拱猛養直抵緬會所居之阿瓦余在滇一年餘知
暑瘴不可不避必俟霜降後瘴始退軍行無疾病始可
展力且大兵旣渡戛鳩全在江外萬一不能如志則歸
路可虞嘗力言之而公意已定不見納惟偏師應援一
節公初議大兵渡戛鳩別令提督五福統偏師五千從
普洱進以分賊勢時方閱地圖余指謂公曰圖中戛鳩
普洱相距不過三寸許其實有四十餘里兩軍旣進東
西遠隔聲息不相聞進退皆難遙斷前歲明將軍之不
返由不得猛密路消息也公始瞿然問計安出余謂大
兵旣渡戛鳩之西則偏師宜由江東之蠻暮老官屯進

取猛密則夾江而下造船以通往來庶兩軍可互應公是之乃罷普洱兵改偏師循東岸以進其後大兵西渡遭瘴氣多疾病而雲巖將軍所統江東一軍獨完遂具舟迎公於猛養渡而歸又以此兵敗賊於蠻暮攻賊於老官屯得以蕨事余自愧在軍無所贊畫惟此一節稍可耐於芻蕘之一得憶昔直軍機時公於漢員中最厚余滿員中最厚雲巖公今征緬之役因余說而改偏師因雲巖公統偏師而得善歸此中似有機緣也

雲南天氣之暖

雲南天氣炎蒸余在盞達軍營度歲布帳不敢南向則面北以避日炙然其地多西南風則又於帳南合縫處

用橫木支一罅使透風又令僕役伐棘夷村中大竹數十環植帳外稍可禦暑然其地距騰越不及三百里遙望騰越山巔積雪乃經春不化殊不可解又大理府之下關六月中常有雪團賣於市暍行者以當飲冰焉詢其由來則取諸點蒼山最高處也相傳五臺山有千年不化之冰六月長霏之雪塞外苦寒固宜爾滇南極炎地乃亦有此余嘗疑地氣有寒暖不同而天氣皆涼是以滇地雖暑而山巔雪仍不化也未審是否

人變虎

觀察士模爲余言普爾邊外人有能變虎者新授孟良士目叭先捧卽其人也余以將軍命檄之來永昌令

其變虎竟不能

象

璞函隨經略至猛拱每晨起途中多有糞堆如小塚土人云野象糞也其象不受人驅策故謂之野象必誘而馴之始供役誘之之法掘地坑布席而土覆之若平地數百人鑼鼓銃礮驅象過而陷之象體重而坑深陡不能出也則餓之數日然後問之肯給役否象點頭則刷其坑前地迤邐斜上使步而出一點頭則終身受人役不復變蓋象性最信也負重有力一象能馱千斤礮一位故緬人出兵隨路有礮也象不點頭則不使出餓數日再問之亦有餓死而終不點頭者

碎蛇緬鈴

聞孟良邊外有碎蛇每日必上樹跌而下至地則散如粉俄又合成一蛇蜿蜒而去蓋其生氣鬱勃必一散以泄之也爲接骨治傷之勝藥然余在滇未得見又緬地有淫鳥其精可助房中術有得其淋於石者以釘裹之如鈴謂之緬鈴余歸田後有人以一鈴來售大如龍眼四周無縫不知其真僞而握入手稍得暖氣則鈴自動切切如有聲置於几案則止亦一奇也余無所用乃還之

安寧州溫泉

滇南處處有溫泉其熱者可以燂雞鴨惜無人爲之鑿

池架屋徒流注於野溝荒港而已一夕駐師象達見山
麓亂草中烟氣騰上探之則溫泉也然氣息殊惡蓋山
下有石炭或硫磺則泉雖温而不離其母氣惟下有硃
砂者氣最正兼可愈風濕之疾滇城西六十里爲安寧
州前明楊文襄一清故里也有溫泉極佳有司已築室
其上余曰滇回粵紆道赴之門外小石山數座皆穿穴
透漏土人謂之七竅通天款扉入有內外兩池皆正方
惜池底仍沙土但四周甃磚可坐而已聞驪山之泉下
有石版鋪底此不及也然官斯土者已爲此泉所累每
大吏出省安寧其首驛也必往浴焉供張畢具又相傳
有某督者日須此泉浴姪妾亦效之日費三十斛知州

者另製木桶使氣不泄當雇六十人更番作水遞至督署尙暖可浴也在大吏不過一盪水而有司爲之憊矣

永昌府珍珠泉

永昌府城外九龍山亦名太保山下有易羅池方二丈許池底常噴出如碎珠者萬顆斜而上將至波面輒散爲水不可見池中有魚其首皆俯趨蓋泉初出時味最甘故魚慣趨而下也池水流出又有一大池可五六十畝頗有烟波浩淼之致傳文忠經略來滇明中丞特構一亭於湖中比杭之湖心亭而架曲木橋以通之頗可憩惜堤上無樹若植桃柳數百株當稱小西湖也黔之威寧城外有葡萄泉亦從池底湧出其顆大如葡萄色

嫩絲亦如之惜無廊檻映其光但一破亭而已余方欲
經始適去官遂不果

響水塘瀑布

天下瀑布皆洶湧下注而已滇中廣南府有地名響水
塘者其瀑乃自下而上躍出半空初在三里外卽聞轟
雷聲漸近里許則對面語不相聞望見白雨濺空皆噴
而上高十餘丈碎點飛灑濛濛成一片烟霧澗可十畝
真天下奇觀也噴而復落流爲澗驛路在澗之右少焉
循路而上則與瀑頂相並乃知其上又有大山大山諸
水滙於此跌而下正值大石如盤陀者觸而激射是以
濺入空際非真有逆流之瀑也

寶石碧霞洗

猛密土司有三寶井分三處如鐮脚其城卽隨而圍之故號三角城地屬緬緬酋封禁甚嚴必土司先以文申請酋遣人莅視始得開人縋而下遇石卽取以出石中有有寶者有無寶者歲只開一井故一井常三歲一開欲休其地力使生寶也寶石之次爲碧霞洗則猛密山中有一不必井出寶石有紅藍諸色舊時質大而光厚并有映紅映藍二種貯水缸則滿缸如其色近已不可得碧霞洗亦有諸色今亦多石滓光淡不能融透蓋搜採者多不待其精神足也閩中漳州諸山有水晶則其上先有氣土人因得掘取之掘盡則他處又生有紫者

緣者頗珍重白者不貴也聞和闐之玉亦歲歲長成每
秋八九月玉山大霧數日則其水中石卽變玉故有純
淨者有不脫石質者乃知此等寶物生生不窮非上古
所有至今始得之也

乩仙

扶乩請仙到處皆有不得謂無其事也大約人死後必
有數十年靈爽爲符呪所召則降乩而來非必純陽輩
也其中亦靈蠢不同皆余所親驗者余鄉孝廉王殿邦
善請仙在京師時余邀來決事隔宿先草一疏至期焚
於香案殿邦不知何語也而所判語輒針鋒相對其降
壇詩尤切合余廳事後門聯有富貴平安字外人所不

見而是日香案供水果與門聯又不相值也降壇詩輒云香烟篆出乎安字水泉矯成富貴花則豈非仙從廳後門過而來耶先至者爲回道入卽純陽也則呼余爲趙子後至者爲盧道人則呼余探花公似亦各視其身分以爲相接之高下而其所判詩起句後循其文義下文亦可意揣而得應作某字余方思及而卽已書矣大約每字總比余早半字工夫後余在永昌果毅阿公之子豐昇後亦襲公爵亦能請仙阿公夜約余及同在幕府諸公候仙至則幾不能成文理判一字後停筆半晌不續時夜已深余急欲退知其非通品也則反暗爲傳遞余初不扶卽但余意中想到一字默出諸喉則卽已書矣

余故緩之輒又停筆於是爲足成絕句而畢事乃知所
符召者不分仙鬼也如王殿邦所請則不必畫符俾
呪一揖卽至蓋其家設壇虔奉已久相熟習云

鎮安倉穀田照二事

余在鎮安別無惠民處惟去其病民者一二事而已常
平倉穀每歲例當春借秋還其穀連穗故不斗量而權
以稱出借時盛以竹筐每稱連筐五十斤筐重五斤則
民得穀僅四十五斤耳及還倉則五十斤之外加筐五
斤息穀五斤又折耗五斤共六十五斤爲一稱民已加
十五斤然相沿日久亦視爲固然不敢怨余赴滇從軍
之歲粵西購馬萬匹濟滇軍有司不無所累遂於收穀

時別製大筐可盛百二十斤者收之民無可訴也及門
年余自滇歸已無購馬費則仍循舊例六十五斤可矣
而墨吏意殊不足然未敢開倉也余府倉亦有社穀當
收即令於稱之六十斤處繫一孔貫錘繩於其中不可
動後聽民自權

筐五斤係前官放穀時所扣息夥
五斤領交司庫故六十斤為一稱

於是民之以兩
筐來者剩一筐去城內外酒肆幾不能容余適以事赴
南寧而歸順州牧欲以購馬歲所收為額州民陳恂等
赴寧來控余立遣役縛其監倉奴及書吏荷校於倉外
而各屬之收穀皆不敢踰檢矣又天保縣令某先與署
府某商謀謂民間田土無所憑故易訟宜按田給照以
息爭端實則欲以給照斂錢也而時未秋民無所得錢

先使甲日造冊將於秋收後舉行而不虞余之自滇歸也夏六月余忽回郡廉知之以此令向日尙非甚墨因語以此事固所以息爭而胥役等反藉以需索則民怨且集於官不如自以己意出示罷之尙全其顏而也然計其所失已不下萬餘金某方銜次骨而民間皆知以余故得免此橫錢是以感最深每余出行各村民輒來與輿至其村巡歷而過又送一村其村亦如之父老婦稚夾道膜拜日不過行三十里至宿處土銚瓦盆雞豚酒醴各有所獻不煩縣令供頓也及余調廣州時方赴桂林途次得旨卽赴新任不復回郡時署中惟一妾中車出城滿街人戶無不設香案跪送又畱一族孫鶴

冲在郡交代畢來廣時街民送亦如之是歲九月陳恂等七十餘人又送萬民衣傘至廣計程四千餘里距余出鎮安已六七月矣亦可見此邦民情之厚也

榕巢

查儉堂禮爲粵西太平守署園有大榕樹一株其餘旁出者四儉堂謂可架屋其上也乃斫木爲書室名曰榕巢并以自號焉明牕淨几掩映綠陰中退食後輒梯而上品書畫閱文史頗爲退閒勝地丁艱去接任者來孰視笑曰此中大便甚佳遂穴其板作厠舍